



大學衍義

十

□ 12
3615
10

濟次



門口 12
號 3615
卷 10

大學衍義卷之十九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姦臣

初高齊之末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隋高祖受
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者悉放遣之煬帝以啓民可
汗將來朝啓民可汗突厥之若也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
蘊希指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六

大學衍義

卷之十九 儉邪罔上之情

分類 3.1
卷号 10(20)
通番

品以下至庶人有善樂者皆直太常於是四方散樂
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其後悉配太常置
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西域諸胡多
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
畧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上及庶人儀
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且言諸國竝因
商人密送誠款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渾厥可滅謂
谷渾突厥戎夏可壹帝大悅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
二大國也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
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

咸以委之以矩為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
喻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
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
於亡皆矩之倡導也

御史大夫裴縉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樞密善候伺人
主微意所欲罪者則曲法熾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
從輕典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蘊甚機辯言若縣
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時人不能致詰

初內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久當樞要煬帝
卽位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上覽之不悅曰道衡致

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

魚藻大雅篇名。刺幽王。思武王。

將置之罪會

議新令不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頰不效令決當

久行類者文帝賢相煬帝殺之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

蘊奏道衡資材恃舊有無君之心論其罪名似知隱

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

令自盡天下寃之

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

皆朕之成算昧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

能如是是時矩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

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

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皆取則焉郭衍嘗

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勞苦帝益以為

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

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

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在汜

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

乎比見奏賊多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剪除又

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

罷後又問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

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
彼喜於免罪兼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御史
大夫裴縕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曰老
革多老革猶以賊脅我欲批其兵且復隱忍蘊知
帝意遣人誣奏威罪令案驗獄成除名爲民
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賊求救者
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
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爲然或杖其
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州縣帝皆弗
之知也楊表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以聞帝歎

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
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闕外
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
是復盛

煬帝既幸江都以其子越王侗爲東都留守東都洛陽也

李密帥衆逼東都李密臣也隋兵拒之敗走密移檄數

帝十罪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

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若陛下速還烏合必

散不然東都決沒因獻歎嗚咽帝爲之改容虞世基

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

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延廢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善達遂為群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為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諛順帝意群臣表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鞠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皆德彝所為也

後字文化及等反試煬帝虞世基裴綱亦被殺

臣按隋煬不道罪浮於紂而蘊矩世基諸臣則

其飛廉惡來也然今考之蘊等所以眩惑其君者初亡他技一惟逢迎上意而已知帝之耽嗜音樂也則請括天下散樂百戲集于京師樂工至三萬餘人於是帝之心蕩于鄭衛哇淫之聲而流連酣宴無有窮極矣知帝之好大喜功也則謂西域諸國富於珍寶請招而誘之使人朝覲而渾厥可平於是帝之心慨然欲為秦皇漢武之事而中國疲弊日趨於亡矣知帝怒薛道衡進頌有諷刺之意則組織其罪曰原其情意實為悖逆帝果悅之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以

其能去已所惡也。知帝之怠於政事也。則勸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勞苦。帝果悅之。曰。惟有郭衍心與我同。以其能順已所欲也。其後盜賊四起。知帝之意尤所惡聞。則四方表奏押而不達。曰天下何處有多許賊。曰鼠竊狗偷。行且盡殄。於是帝惑其言。發怒於蘇威。致疑於楊義臣。切齒於元善達。而賊益猖熾。不可復制。不十一年。隋遂以亡。原諸人之所以爲此者。欲以保有寵祿。爾而不知國事既敗。身無處所。何寵祿之可保耶。卽數人而論之。虞世基者。又姦之

首佞之魁也。故魏徵嘗曰。梁武偏信朱异。以致臺城之辱。隋煬偏信虞世基。以致江都之禍。夫二君之所以信之者。由其能適已之欲也。孰知其所以適已者。祇以禍已歟。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忠言至論。往往逆人主之心。然揆不仁之理。而得則雖忤意。而當從。姦言邪說。往往順人主之志。然揆之理。而當察。人主知此。則揣摩之姦。不得售。而窺伺之詐。無所施矣。

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為后昭儀婦官名也。武氏妻見后德篇。大臣切

諫禮部尚書許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

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

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王后高宗妃。敬宗請削后家

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代王武氏所生故。帝得所

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闈俄拜侍中進宋書令

侍中中書省宰相官。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錯戾能固位以

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天即

子忠也廢為長孫無忌上官儀瑗濟遂良無忌皆當

梁王又殺之。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

后者也儀亦近臣得罪于武后

比臣按敬宗陰揣帝私使其君廢正后易太子殺

顧命大臣一舉而夫婦父子君臣之綱皆絕高

宗悅之命以為相其後武氏得志改唐為周太

宗子孫屠翦幾盡禍亂之酷古所未聞由高宗

以色為悅而敬宗逢迎之也田舍之語鄙陋甚

矣而高宗乃以是定議者由其合意故也意有

所偏則姦邪得乘之而入可不戒哉

高宗之為太子李義府為太子舍人嘗獻承華箴末

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又

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又

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又

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讜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息。
 高宗臣按。姦邪小人。其品非一。有言行俱邪者。有以
 正言飾邪行者。言行俱邪者。其惡易見。以正言
 飾邪行者。其惡難知。義府以諂事太子。而獻箴
 之言。乃近於正。此姦邪之尤者。若徒以高取之。
 豈不誤哉。故聽言觀行者。聖人垂世之大法也。
 高宗立。義府遷中書舍人。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
 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詎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
 敬宗甥。多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
 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是轉禍為福也。

義府即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
 珠一斛。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等相推。殺濟
 其姦詐。棄骨肉大臣。故后得肆。意攘取威柄。天子歛
 衽矣。義府貌柔恭。與入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
 于心。著。直略反。謂其姦惡。恨者。于。心也。凡任。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
 府笑巾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猫。未幾。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唐宰相各也。後又主選事。無品鑿才。
 谿壑之欲。惟賄是利。毋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
 臣按。義府以姦言易一身之富貴。而賣唐室之
 社稷。吁。可畏矣。史氏形容其情態。至今猶可想。

見夫柔媚之人天資陰險未有不害物者也故
孔子欲見剛者而遠佞人蓋剛則果於為善而
遠佞則恐于為惡惟人主以孔門之法為取人之
法則左庶乎免於佞柔之感矣
玄宗時李林甫為吏部侍郎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
壽王愛尤盛壽王瑁惠妃所生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
為萬歲計妃德之會韓休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為
助即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臣按女子小人其類同者也故外廷姦臣多倚
宮掖以自固而宮掖亦或結交於外廷以自助

此林甫所以願自效於惠妃而惠妃之所以薦
林甫也

皇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琚三人皆元宗子被譖帝欲廢之張
九齡切諫九齡時賢相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
子家事外人何與耶

臣按天子以四海為家凡中外孰非家事者而
太臣天子之家老凡中外事亦無不當與者焉
自李勣以此言贊高宗廢王后以自結於武氏
林甫效之又以此言贊明皇廢三子而自結於
惠妃事見後齊家篇姦臣用心欲逢其君之惡而杜絕

諫者之言。故進斯語。自是事關宮掖。人臣有議及之者。人主必喞然曰。此吾家事。爾外朝臣何與焉。於是宦官宮妾始得以擅其斷制之權。而外廷無敢爭者。其開端自勅與林甫始。蓋萬世之罪人歟。

開元中。玄宗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耀卿亦時相。農人場圃未畢。須及。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中。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卽駕而西。

臣按。天子之行。千乘萬騎。其所經歷。豈無所妨。裴耀卿等請俟農隙。是也。而林甫規知帝意。亟欲還都。對同列而言。又懼爲其所折。於是陽蹇在後。而獨進迎合之說。其所以爲是者。欲諂玄宗。而排耀卿爾。玄宗果爲之大悅。耀卿亦以是罷去。豈人情態著在史冊。至今猶在人耳目。吁。可鄙哉。

始。張九齡由文學進。九齡當守正持重。而林甫爲人。特以便佞。故得太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譚林甫封賞。待名臣太功。

邊將一上最豈可遽議最謂功伐也要與公固爭林甫然

詐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默退又漏其言仙客

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

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

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

臣按汲黯嘗與公孫弘約共爭事至上前而弘

背之黯斥其懷詐面諛林甫之背九齡亦猶弘

之背黯也故黯九齡坐是廢斥而弘與林甫皆

得志而柄任焉其曰天子用人何不可者亦猶

前所謂天子家事外人何與凡皆導人主以自

專而勿歸人言也夫用人得失治亂所關不幸

而失大臣所當正救而謂惟其所用即無不可

則前古帝主何不每事自用而乃置諫爭輔弼

之臣以自繩約耶自昔小人順承其主則曰太

子所為何所不可激怒其主則曰貴為天子不

得自由凡若是者皆伐國之戈耒而述主之醜

毒也故林甫之言入而九齡罷九齡罷而治亂

分其效蓋可觀矣

張九齡罷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即

太子瑛天下冤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

等也

鳥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刑歲纔五十八而烏鵲巢
獄戶幾至刑措羣臣賀帝而帝推功太臣封林甫晉
國公

臣按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
明皇一日殺三子此何景也而羣臣乃以幾致
刑措賀在昔成康之世曷嘗有此耶是直以帝
為盲聾罔之以非其道也明皇誠反而思之吾
有子不能自保使臣下得諧而殺之彼烏鵲乃
安其巢是以天子之子欲為烏鵲不可得也則
必赫然震怒罪羣臣之欺罔若矣然林甫之輩

敢於為此者度帝之聰明已衰方愛悅諛佞必
不能察其欺罔故也明皇果喜而賞之林甫於
是時必自喜其謀之中而竊笑帝之易欺姦諛
蒙蔽愈無所忌矣臣前論石顯之料元帝無一
不中林甫之於明皇亦然故為人君者必有以
保養其聰明使佞邪小人不敢有所侮而動不
然未有不為其所玩者

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
忠王忠王名與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
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

覆其家以搖東宮。又因柳勛上杜良娣父有隣變事，欲以及太子，皆不果。未幾，使濟陽別駕魏林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林甫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太子自以謹孝聞，內外無其也。其間故飛語不得入。時楊國忠為監察御史，林甫與韋堅等獄欲危太子，以國忠怙寵博鷲，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蔑致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

臣按林甫之所以相者，賴惠妃之助也。故前殺三子後，傾忠王，凡皆為壽王地也。幸明皇之意堅定不移，然猶三與大獄，必欲動搖而後已。蓋肅宗之立，出於上意，已不得攘以為功。壽王立，則已與惠妃中外相倚，富貴可以長保。林甫之賊心如此，幸肅宗無過可指，而東宮之位不搖。異時中興帝室，卒有賴焉。殆天意相唐使林甫之計，獨弗售于此也。不爾，殆哉。

林甫善刺上意。刺猶探也特帝春秋高，聽斷稍怠，狀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

是深居燕適沈蠶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
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饗夫御婢皆所欵
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

臣按林甫善刺上意卽石顯之能探人主微指
也善養君欲卽趙高之勸二世驕意淫樂也餉
遺左右卽寒浞之行媚于內王莽之專苟側長
御也營者姦臣各工其一而林甫獨兼焉是合
石顯趙高寒浞王莽爲一人也唐室由是幾瀕
于亡推原其始由明皇之心先蕩故林甫得以
入之也人主誠能虛懷無我虛靜少欲嚴內外

之防杜私謁之禁雖有姦臣豈能售其姦哉禮
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夫惟一正可以御衆
邪此人主守約之方也

時詔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
詔或斥已卽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
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御史中丞監總而無
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遺才

臣按明君在上必廣至正之路以招賢能闢四
達之塗以徠忠讜則上無壅蔽之患而下無遺
逸之嗟此國家之利而非姦邪之便也蓋賢材

進則已無所容言路開則罪無所隱故林甫於此曲爲之沮梗焉既以尚書長官試問之又以中丞監總之雖有忠賢何由獲進宜其無一中程者而林甫方以野無遺才賀其敢於欺罔豈不甚哉

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二十餘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

臣按姦臣之讎國必先布置私人使居權要之地任擊搏之權而去其異己者然後得以肆行而無忌當林甫時所用以爲御史者必皆其黨

與也故趙奉璋欲言其罪則林甫亟諷御史劾而殺之姦臣之權至於能僂言者則無所不可者矣故明君在上既擇天下英賢委以股肱之任而又選公清直亮之士使爲耳目之官二者交舉其職而無阿黨朋比之私則綱紀張治道由而立矣

林甫爲相凡才望出已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按

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深歎其蘊藉。林甫嘗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語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爲之，可乎？若憚遠行，則左遷，不然以賓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選也。」絢懼，遂乞賓詹。上又嘗問嚴挺之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爲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之散秩，使便醫藥。」上歎咤久之，以爲詹事。

臣按書稱四凶之罪曰象恭滔天而已，曰巧言

令色，孔壬而已。堯能知之，而舜能去之，所以爲聖也。林甫於數者之惡，蓋悉兼之，而明皇不能察者，欲泯之也。詩曰：「盜言孔甘，惟言之諧。」故人蒙其害而不知，此所以爲盜也。林甫之口有蜜腹有劍，所以爲國之大賊乎？傳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使明皇能知苦言之爲藥，甘言之爲疾，九齡不去，林甫不相，則雖百祿山能爲難乎？故內有衣冠之盜，然後外有干戈之盜，然則衣冠之盜將何以察之？曰：「賤其言之甘苦而已矣。」蓋未有正人而甘其言，亦未有邪人而能苦其言。

者也。林甫既以此誤其君，又以此誤其同列。盧
絢之實，磨嚴捷之之養疾，皆以甘言誤之，而實
加損廢焉。亦猶以甘言誤明皇，陷之於播遷之
辱也。吁，可畏哉。

林甫居相位，固寵而權蔽欺。天子身自諫官，皆持祿
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
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
何所論？君等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欲三品芻
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
臣按：姦臣顯國必先壅塞言路，使人主惛然孤

立於上，而育然無覩於外。然後得以恣其所欲
為，大而篡國，小而顯政，無不可者。故正先死而
趙高肆，王章僂，而王鳳熾，杜璡斥，而林甫橫，為
人主者可不監哉。

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
忠力奮然，猶不為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
以制於下。先天開元中，皆玄宗年號若薛訥、郭元振、張說

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甫疾儒臣，以方畧積邊勞
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其權。即說帝曰：「陛下雄材
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

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陳天然性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先歿，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二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

臣按一言喪邦者，昔聞之矣。一言而遺禍數百載者，有之乎？曰有之。如林甫之請任蕃將是也。蓋自祿山反，唐幾亡。肅宗雖崎嶇中興，而兩河之地半為降虜所有，更相傳襲，終唐之世不能

取蕃鎮跋扈，動輒舉兵內嚮。唐卒以是失天下。五代之亂，生人肝腦盡矣。至于本朝，然後收方鎮之權，天下合于一。自天寶末迄建隆初，凡二百年，百有七年。推原禍本，由林甫以蕃將代儒將，故也。彼其用心，不過欲杜節度使人相之階，以久已權而中國板蕩，生民塗炭，遂自茲始。自昔姦臣之禍天下，未有若是其酷者也。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塞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姦

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悟

臣按此唐舊史論林甫之語也林甫心迹盡於此矣

楊國忠者太真妃之從祖兄也其妹號國夫人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帝以為能

臣按女子小人表裏交煽者危國亡家之本前蓋屢言之矣若國忠者身既用事於外其妹又用事于中宜其能深探動息阿意迎合而帝以

為能也

國忠為宰相便佞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知帝雅意事邊故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惡吏任之軍凡須索快成其手

臣按明皇前任林甫後任國忠二人之操術略同大抵徇帝之欲而已知帝有意於邊事也則

身調兵食任惡吏以掌文簿苟取集事他不違其旨也雖然使明皇無縱欲之念雖姦臣其能窺其所欲而徇之乎故曰人君之心正則朝廷百官無敢不正者

南詔質子閻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國忠匿其敗。更叙戰功。使白衣領職。其誦劔南節度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閻羅鳳誘之深入。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並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索州臣按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毋明皇末年委政國忠。雲南喪師。至二十萬。而國忠國忠反。以捷聞。明皇至。是塊然尸位。猶土木偶人矣。姦臣敢於蒙蔽如此。為人主者其可不以

天下為視聽哉。上憂雨傷禾。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傷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瑄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臣按。忠臣之心。惟恐人君不畏災異。魏相之以逆賊風雨告宣帝。是也。姦臣之心。惟恐人主知畏災異。國忠謂霖雨不害稼。以欺明皇。是也。蓋人主知畏天災。必求已過。必更弊政。必去小人。此忠臣之所樂。而姦臣之所不便也。故其操術不同如此。近世王安石遂有天災不足畏之語。

吁。莫大於天。莫神於天。而猶不足畏。則尊居人
為獨上。復何所憚耶。媿天欺君。其罪不在國忠下。可
勝誅哉。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
欲待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
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
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遂反。發所部兵十五萬眾。
以討國忠為名。上召宰相謀之。國忠揚揚有德色。曰。
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
詣行在。上以為然。大臣相顧失色。

臣按祿山之所以反者。由林甫養成之。而國忠
激發之也。國忠身為大臣。而激賊使反者。果何
為哉。欲人主信其言之驗。而自保寵祿。故也。蓋
姦臣之心。苟可以為己之利者。雖危國家。覆宗
社。而不顧。吁。可畏哉。方是時。祿山長驅向闕。聲
震河洛。而國忠猶進諂言。以惑上聽。其志亦以
取悅爾。而馬嵬之變。身首殊分。家族殄滅。寵祿
果可保耶。祇足為姦臣之戒而已。

以上論檢邪罔上之情

以上論辨邪罔上之情
 辨人材
 格物致知之要二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一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姦臣

元載在肅宗朝。因李輔國薦擢平章事。李輔國宦官

後見後肅宗潛誅輔國載預其謀。代宗即位載權益盛。

又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

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意無不合。上以是愈愛

之。臣按元載之承意探微，卽李林甫之善刺帝意也。先結輔國，後結董秀，卽李林甫之厚賂也。左丞韓琬也。姦慝相師，不謀而合，蓋如此。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先白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來諸司奏事，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爲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爲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

實，宜賞之，不務爲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爲辭，以塞諫諍之路，臣竊爲陛下惜之。太宗著司門式曰：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自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喑鳴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盡言，况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錘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管林甫雖擅權

羣臣有不諂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冷有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覺悟漸成孤立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貶峽州別駕臣按元載之杜塞人言亦林甫故智也顏真卿之論可謂盡其情狀矣後之專政諱言者往往習為蒙蔽雖言官論事必令以稟章先白有去焉有取焉是又祖元載之故智也惟其姦慝之相師是以危亂之相尋嗚呼悲夫元載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上戒之不悛會有告載圖為不軌者上命收載賜自盡有司籍其家

胡椒八百石它物稱是

臣按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姦臣必貪而貪者必姦故諸葛亮盡忠於蜀而成都止有桑八百株元載為姦於唐而胡椒至八百石人主以是觀之可以識忠臣姦臣之分矣

順宗為太子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篆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詐自言讀書知治道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帝即位有疾常深居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以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居舍人

大抵計事叔文依任任李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
 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
 章執誼承而行之執誼以黨任外黨則韓泰柳宗元
 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
 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儻然自得謂天下無人
 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
 之道路以目

臣按任文居中用事內則有宦官宮妾為之表
 裏外則有士大夫之好進者為之謀議此其所
 以能專制朝權也然推其本則由順宗深居簾

帷不與羣臣接故此輩得以售其姦故為人君
 者必體明出地上之象赫然臨下則魍魅罔兩
 影滅跡絕矣

盧杞開元宰相懷慎孫也

懷慎清儉稱賢相

貌醜色如藍有

口辯德宗悅之擢為御史大夫郭子儀每見賓客姬
 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于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
 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它日杞得志
 吾家無類矣尋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葺陋無文
 學楊炎與同在相位輕之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
 之杞陰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

大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殿學士親任之未幾譖炎罷政事

臣按姦邪之臣將盜有國柄必先引同己者為之黨而去異己者使不得沮吾事則威權悉出吾手矣盧杞之引延齡罷楊炎蓋以此也

初楊炎為相惡京兆嚴郢左遷大理卿盧杞欲陷炎引郢為御史大夫先是炎將營家廟有宅在東都憑河南尹趙惠伯賣之惠伯買以為官廨郢按之以為有羨利杞召大理正田晉議法晉以為律監臨官市買有羨利以乞取論當奪官杞怒貶晉衡州司馬更

召定更議法以為監主自盜罪當絞炎廟正直蕭嵩廟地杞因譖炎曰茲地有王氣玄宗令嵩徙之炎有異志故於其地建廟炎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未至縊殺之惠伯貶多田尉亦殺之

臣按姦臣將盜國柄必以殺慘立威杞惡楊炎既譖殺之趙惠伯何罪亦殺之蓋不知是無以張已之權而使士大夫懾服之也是時德宗在位未久而杞已得以私意殺大臣異時失國奔播之禍必此可占矣

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

不獲遺信
實大

以為有貞觀之風。及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臣按：姦臣欲盜國柄，必眠人君意嚮而迎合之。杞知德宗性多忌克，故惑之以疑似，而道之以嚴刻。德宗喜其能合已意，於是信之篤，任之專，而羣臣莫能間矣。

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朱泚鎮之。杞忌張鑑忠直，鑑同為相者為上所重，欲出之于外。已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又曰：陛

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二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鑑曰：才兼文武，望重中外，無以易卿。鑑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鑑至鳳翔，未幾為泚將李楚琳所殺。

臣按：姦臣專國，必先以術去同列之異意者。故杞先逐揚炎，繼黜張鑑。炎不足道也。鑑暴忠王室，魁然有宰相器。杞以其為上所親愛，思所以間之。會隴右用兵，即自請行。德宗不可，然後薦鑑。夫所以先自請行者，欲以嘗帝意也。儻德宗即從其請，則其術窮矣。然杞揣帝以其貌寢不

謀定而後
言始不止
此

足以威服諸將必不使之往也。當是時惟鑑與
已茲相既不遣杞則遣鑑無疑矣。此杞之狡謀
德宗蓋懂其中而不知者也。吁。姦邪情狀每每
如此。人主其深察之。

盧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乘間薦吏部
侍郎關播儒厚可以鎮風俗以播為中書侍郎平章
事皆決於杞播但歛衽無所可否上嘗與宰相論事
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見之而止還至中書杞
謂播曰以足下端慙少言故相引至此癖者奈何發
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

臣按姦臣專國必求士大夫柔懦緘默易制者
為已之貳然後權一出于已而莫與爭霍光之
用楊敞李林甫之用陳希烈是也。彼其人品素
下何敢以廊廟自期一旦為權臣引掖至此方
銜恩思報之不暇其安有所同異乎杞之用關
播意蓋如此。近世蔡京秦檜韓侂胄之徒亦倣
此術故能久專國政人主不可以不察。

李希烈反上問詐于盧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奉宣
聖澤為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
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

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命真卿詣許州宣慰，詔下舉朝失色。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真卿至許州為希烈所留，真卿叱責之，竟為所殺。

禮部尚書李揆有才望，杞惡之，以為入蕃會盟使。揆言：「臣不憚遠行，恐死于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杞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揆卒于路。

臣按真卿忠鯁老臣，著節累朝，揆之名望亦為當時所重。杞皆以術排之，遣真卿使希烈，卒為所殺。遺揆使吐蕃，亦死于行。蓋皆用陽譽陰擠。

之謀而德宗不能察也。然惟德宗自無愛憎忠賢之心，是以盧杞得行其排陷忠良之計，豈獨杞之罪哉。

涇師亂，涇原兵亂，犯關，擁帝出奉天。奉天，地名。杞從李

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翊、趙贊二人皆杞

黨羽，為京兆尹，贊判度支。曰：「聞懷光嘗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歛

重而京兆刻軍賜，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即請帝曰：

「懷光勲在宗社，賊憚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賊得裒整殘餘，為完守計。」

大學後集 卷二十一
之實難不如乘勝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
懷光無朝進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赴難有大功為
姦臣沮聞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
言杞等罪惡士議譁沸皆指目杞帝始悟貶為新州
司馬

臣按蘇軾嘗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恐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矣其禍乃至於喪邦臣謂懷光千里勤王克戡大難乃不得一見天子蓋事理之必不可者而德宗惑于杞言不使人朝

蓋以乘勝滅賊之說中帝之欲故也於是懷光變忠為逆與泚交通乘輿復有蜀道之幸矣姦邪誤國一至於此由德宗不明之罪也

貞元中帝從容與李泌時為相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又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

臣按盧杞之姦邪蘊於心者固未易測而見于

事者亦可知矣。忠賢如張鑑、顏真卿而陷之，死地凶逆如朱泚而保其不反，有功如李懷光而激之使亂，天下之人所以皆知其姦邪也。而德宗獨不知之，善乎李泌之對也。夫為姦邪而人主覺之，則其術亦淺矣。惟天下之人皆知而人主獨墮其術中而不知，則其蔽蒙眩惑必有甚工且密者。然求其所以然，則亦言無不從而已。夫言無不從者，姦臣鈎其君之餌也。人主樂其餌之甘而忘其鈎之害，則亦必亡而已矣。

穆宗時李逢吉為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

守澄，宦官之用事者

宰相惟不與東部事則能平章吏部惟不與兵部事則能平章兵部故以事權還六部以公論還臺諫正以木權還君人也

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逢吉患之，而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宜在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叩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各令自敘其事，乃深悟復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兵部侍郎。敬宗立，逢吉又誣紳將不利于上，貶端州司馬。
臣按逢吉之薦李紳亦猶賈克之薦任愷也。蓋學士在唐最為親近，有內相之名。中丞雖風憲之長，而非密近之地。去內廷而任外司，則其逐

之也易矣。又紳與韓愈皆有剛直名，以一事中二人逢吉之術，蓋甚巧也。而穆宗之昏庸，乃能察之，延問本末，而二人復留，問之為益益如此。近世言宿孽之作宰相者，多以美職遷之，若中丞之于六曹尚書，諫議侍御之于侍郎，司諫正言之于起居郎，舍人殿中監察之于列寺卿少，其位則遷而其權則賤，名曰優之而實抑之。夫言職或黜或逐，無不可者，故為言職者往往自結於宰相，以取要，官人主不可不察也。

李訓敏于辯論，多太言，自標置鄭注，佐昭義府，訓往

見相得甚歡，注介之，謂王守澄。中人用事者守澄善遇之。

并薦訓注于帝。文宗也訓持詭辨，激昂可聽，善鈞揣人

主意，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

比。進翰林學士，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訓本拔奇，進

及大權在已，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

欲。挾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讎不踰月，同平章事。每進

見他宰相避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懼，迎拜天

下險怪，士微取富貴，皆憑以為資。訓時時進賢才，偉

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

鄭注以方技游江湖間，多藝詭譎陰狡，億擬人，度隱

去惡二字

李勣薦之。王守澄守澄薦注。召入對浴堂門。賜資至
渥。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俄遷太僕卿。兼
御史大夫。天資貪吝。既藉權寵。鬻官射利。貲積鉅萬。
不知止。險人躁夫。有所干請。日走其門。李訓既附注。
進于是。兩人權震天下矣。俄擢翰林侍講學士。時訓
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鉏翦中官。自謂
功在啓刻。帝惑之。乘是進退。士大夫撓亂朝法。衆策
其必亂。未幾。訓等僞稱甘露降金吾左仗。樹命。中尉
仇士良往視。因欲誅之事。敗皆族誅之。史臣贊曰。李
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邀幸天功。寧不死哉。文

不識人倫
有何奇在

宗與宰相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
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李德裕曰。訓曾不得齒
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為然。傳曰。國將亡。天與
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顛。天下為寒心。豎
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為閹謂所乘。天果厭唐德
哉。

此物最宜
格亦易格

臣按漢高帝稱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
也。訓注以陰狡之資濟之。以瀾翻之辯。文宗不
察。目為奇材。倚之以就大事。其與高帝之任周
勃異矣。宜其敗也。是以沾沾自喜之徒。喋喋多

言之輩明主遠諸

武宗立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士良內臣自憲宗世用事至是五朝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范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己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靜為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耳目足以蕩君心哉或殖貨利或治

官室或開邊境隨其君之所好皆所以竊權寵也臣按祖禹之論善矣然士良所謂可以得志者則未然也夫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艸木亦皆得所况左右之臣其有不得所者乎人主德不脩學不講則天下亂昆蟲艸木亦皆失所况左右之臣其有得其所乎故秦室危而斯高僂漢業壞而張趙誅趙忠張讓士良小人但知以竊權固寵為榮而不知國敗家亡則權寵亦無自保之理故士良用事五朝身雖幸免而破家之禍卒貽於身後曷若馬存亮輩不貪權不溢

寵為能保其身哉。然上良之許。自古姦臣之所
未道。為人主者。宜寫此一通。置之坐側。必近儒
生。必親經史。則奢靡之不能惑。姦佞之不能蔽
也。必矣。否則未有不為士良輩所愚者。

崔胤喜陰計。附離權強。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譎
可畏。昭宗用為平章事。素厚朱全忠。全忠即朱溫。李
以為節。黃巢之將。後降委心結之。陰為全忠地。俾擅兵四討。數為全
忠畫醜計。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強諸侯相持。未敢
移國。及胤與相結。得梯其禍。取朝權。以成強大。終以
天下胤亦身屠家滅。時有崔昭緯者。亦相昭宗。密結

中人。外連強諸侯。制天子。以固其權。後誅死。又有柳
璨者。為相。挾全忠為重。會彗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
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璨乃手疏所仇嫌
者。若獨孤損等三十餘人。皆誅死。天下以為寬。後全
忠急於九錫。疑璨沮已。殺之。唐史姦臣傳贊曰。木將
環。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嘯凶。牝奪晨
三宰。謂李勣。許敬宗。李義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
府。皆勳高宗立。武后也。謀興元慶。謂盧崔柳倒持。李宗覆。謂崔嗣嗚呼。有下
下者可不戒哉。

臣按姦賊之臣。大抵有所挾。然後得肆其惡。若

許敬宗李義府則挾賊后以制其君而武氏因之以移國
 崔嗣柳璨則挾賊臣以脅其君而朱溫因之以篡位
 嗚呼可畏也哉近世有歸自虜庭而主和戎之議者
 則于誓書明言毋得擅易宰相此又挾賊虜以要其君也
 屬時清明能專政而不能竊國然其情狀實聖朝之姦賊故併著焉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終

